



58
[苏联] 斯·乔治夫斯卡雅著 柳朝坚译

老祖母的大海

LIZMU LIZMU DE DA HAI



“小心着吧!……”

那就是奶奶。她站在站台上,用手遮着前额,眼睛紧盯着这节车厢的上下台。火车还在跑,克隆克隆地响着。奶奶穿着黑呢裙子和宽大的上装,头上扎着头巾。她一点不象得过列宁助章的劳动英雄,虽说她的胸前确实挂着一枚列宁助章。

爸爸說奶奶是个得过助章的“劳动英雄”,可她原来只是个普通的老太太。但是她也不象姥姥,姥姥是位矮矮胖胖的老太太,而这个奶奶却是又高又瘦,脸瘦瘦的,挺威严,好象有点凶,眼睛象玻璃瓶一样透明。

梁里亚她们下了车,奶奶看到初次见面的梁里亚的妈妈,就说:“你好哇,齐娜伊达!”

她们拥抱着接吻。

媽媽和奶奶是這樣接吻的：輪流着臉貼臉，輕輕地碰一碰嘴。

梁里亞站在一旁瞧着奶奶。

“這就是梁里亞嗎？”奶奶終於說，她那玻璃瓶一般亮的眼睛打量着梁里亞。“走近一點兒，孫女兒，讓我瞧瞧你！”

奶奶瞅着梁里亞，瞅着她那件方格子的大紅色短披風，瞅着她那頂有帽纓的尖頂小紅帽，然後搖搖頭。奶奶的嘴角動了動，仿佛忍不住要笑出來。但奶奶沒有笑，只用一隻粗糙的大手摸摸梁里亞的腦袋，後來梁里亞头上的小帽子飛掉了。

小帽子是給一個小老头兒揪掉的。那小老头兒有一隻耳朵穿着耳環，手里拿着根鞭子，渾身香噴噴的。

“喲，好香啊！”小老头兒把小帽子還給梁里亞的時候，奶奶說。“米特里奇，我來給你介紹一下，這是我的孫女兒梁里亞，我家最小的女孩子。”

小老头兒就走過來，把鞭子從右手換到左手，對梁里亞一鞠躬，哈哈大笑，笑得耳朵上的大耳環跳個不停，閃閃發光。

“這是我們集體漁場的飼馬員，”奶奶說。“牽過來吧，米特里奇！”

飼馬員瞅着梁里亞，嘴唇漸漸嘟了起來，好象要吹口哨。

“真象小伊凡！”他瞅着梁里亞，輕聲地說。“喲，就象一個模子造出來的……”

“啊？！……可不是！……”奶奶說，也瞅着梁里亞，突然扭開了臉。

小老头兒不知為什麼害怕起來，趕快走開，把一輛黑馬車牽到站台上來。這輛馬車車身很窄，四個車輪很高。梁里亞在大馬戲院里見過這樣的馬車，不過大馬戲院里的比較大。

第一个上車的是奶奶。她紧紧地踩踏脚板，馬車微微侧过来，好象对奶奶鞠躬，并且輕輕地响起来。

媽媽从另一边上車。她輕盈地跳上狭窄的踏脚板，拉拉身上华丽的大衣，然后在奶奶身边坐下。米特里奇立刻从背后托住梁里亚的膈肢窝，讓她坐在一張折椅上，面对着媽媽和奶奶。然后，他爬到赶車人的座位上，举起了鞭子。

奶奶扁了扁干巴巴的嘴唇，严厉地说：“赶車吧！”

馬車駛走了。奶奶用双手托着两只尖瘦的手肘，坐在馬車里；媽媽戴着插羽毛的小帽子，坐在奶奶身旁。梁里亚发觉，媽媽在奶奶面前显得很拘束，坐得笔直，一声不响，甚至不知为什么咳嗽了一两声……

奶奶对带耳环的小老头儿說：“快点！”

小老头儿就嚷起来：“駕——駕——駕！……”他的声音沙哑而有力，傳得那么远，活象滿城街道都会发出回声。

小老头儿嚷着：“駕——駕——駕！……”

那两匹馬一点不怕他的吆喝，照旧用小步子跑着；馬車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駛着，遇到車轍和坑洼就跳起来。

奶奶、媽媽和梁里亚經過几幢周圍种着树木的白房子。柵栏里面，綠樹丛間砌着几个白色的露天爐灶，冒着炊烟。街上蕩漾着一縷縷暖洋洋的青烟，弥漫着一股潮湿植物的气味。柵栏外面长着青草，靠近路边的几乎都踏坏了，叶子和草莖沾着灰土，草丛里点缀着几朵粉紅色的菟絲子花。

这条街道很长。热风輕輕地吹拂着路上的灰土。有几个人光着脚在騎自行車，热得沒精打采，难得踏几下脚蹬，也不按鈴，慢悠悠地沿着

人行道駛過去。屋裏有人跑到街上来看馬車和奶奶，瞧着她們過去，可是奶奶對誰也不瞧一眼。她端端正正地坐着，動也不動，抬着头，光用手指搔着她那尖瘦的手肘。

馬車駛到街尾，拐了個彎，就見懸崖下面現出一片大水，浩浩蕩蕩，遼闊無邊。那就是大海。海那麼大，梁里亞向那兒一望，心都不由得縮緊了一下，真想馬上跑到海邊去看看。

海上吹來一陣暖和的大風，好大的風啊，一眼看去，周圍一切好像都給它吹動了似的。樹葉在搖動，百葉窗在搖動，海邊尖木桩上挂的黑漁網也在搖動。

漁夫們看見奶奶，就把帽子脫下來。奶奶扁了扁嘴，坐在馬車里向他們點頭。

有個小胡子從一幢木頭大房子里走出來，叫着奶奶：“華爾瓦拉同志！怎麼樣，把親人接回來啦？”

馬車停住了。

奶奶給媽媽介紹那個小胡子：“集體漁場主席。”

媽媽很快地拉掉手套，轉過頭去，跟小胡子握了握手。他也用他那大手握了握媽媽的手，接着吃了一驚似地啾着媽媽。梁里亞的媽媽長得挺漂亮，這一點梁里亞知道，媽媽知道，現在奶奶集體漁場的主席也知道啦。

奶奶瞧瞧梁里亞，对小胡子說：“這是我的孫女兒梁里亞！”

媽媽說：“梁里亞，你問好呀！”

“噲——啾——嘴！”主席用他那低沉的聲音嚷了一聲，把梁里亞從馬車里抱了起來。

梁里亚那两只穿紅皮鞋的瘦脚在半空中搖晃着。

她只見面前有两只黑黑的大眼睛，从两条濃眉下面对她望着，就象从树林子里向外望着似的。主席那两撇乱蓬蓬的白胡子刺得她的臉蛋痒痒的。

“这真是康斯坦丁的小女儿嗎？”主席快活地說。“我早就認識你的爸爸啦，那时候他才这么大，比你还小呐。这小子有出息……現在他当然是个大人物了，可我認識他的时候，他还是个小家伙呐。嚶——嚶……”他看見梁里亚不笑，就叹叹气。“嚶——嚶……”接着他很快地把梁里亚放在地上，扭头对奶奶說：“怎么您孙女儿这么瘦啊。”

“害病来着，”媽媽有礼貌地回答。“生过猩紅热，两只耳朵都得了并发症。”

主席叹叹气。

奶奶走下馬車，口气坚决地說：“没关系，会长胖的！”

媽媽也跳下車来，正想去拿下自己的手提皮箱，但奶奶头也不回，就叫：“叶甫济格尼，瞧什么？”

于是一个叫叶甫济格尼的男孩子，看样子絕不会超过十二岁，立刻跑到馬車跟前，从媽媽手里搶过手提皮箱，瞧瞧媽媽，瞧瞧梁里亚和奶奶，咧开了嘴傻笑着，好象搬这个重皮箱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。

大家走进屋子。

叶甫济格尼搬着大皮箱走在前面。

奶奶的房子怪不錯的。房子不算大，可是比左邻右舍的房子都大。墙壁刷得象白糖一样白；周围种着树木。院子中間有一个狗棚，里面有一只狗。狗生气地輕声吼叫着。

奶奶一面走一面說：“不許叫，图斯！”

图斯馬上不响了，梁里亚蹲下身子，伸出一只手，說：“小图斯，小肚子！……”

主席不知为什么叹叹气：“孩子总是孩子嘛！”

媽媽、奶奶、梁里亚和主席走进房間。房間里的小窗挂着薄紗窗簾，窗前的桌子上鋪着綉花桌毯，一旁坐着个老太太。她倒是跟姥姥一様，矮矮胖胖，白头发軟綿綿的，手也是軟綿綿的。

奶奶介紹說：“斯伐齐雅姑姑。”

斯伐齐雅姑姑站起身来瞧着大家，她那两只眼睛藍藍的，亮亮的，和和气气的，忽閃忽閃地眨着。

大桌子上的茶炊正在滋滋响。方格子的綉花桌毯上摆满大盘小盆，盛满各式各样的食物。

“大家都請坐，”奶奶說，不知为什么向梁里亚的媽媽一鞠躬。“吃点点心吧，齐娜伊达！”

媽媽臉紅了，也不知为什么向奶奶一鞠躬。后来她怯生生地脫掉帽子，在桌子边坐下。

梁里亚給安頓在媽媽和斯伐齐雅姑姑的中間。她面前放着满满一盘食物：有奶油点心，有饅头，有面餅。梁里亚文雅地吃着奶油点心，听着大人們談天。奶奶和斯伐齐雅姑姑問媽媽动身那天的情形。媽媽显然想給大家助助兴，詳細地告訴大家她們动身那天几点鐘起床，怎样赶到飞机場，票价多少錢。

她們尽談些无聊的事情，梁里亚于是搖起脚来，用脚后跟踢起桌腿来了。

“你悶了吧？”奶奶忽然說。“上外边随便玩儿去吧。”

斯伐齐雅姑姑笑容满面，对梁里亚說：“乖孩子，带一块奶油点心去！”

梁里亚拿了一块奶油点心跑进花园。

花园中間有一圈灌木丛。躲在这丛灌木里倒不坏。在这些树枝中間躲上半年，屋子里的人就会来找她了，她們会以为梁里亚不見啦。

亮閃閃的硬叶子发出辛辣的香气。一只瓢虫張开坚硬的翅膀，慢吞吞地、懶洋洋地在树叶上爬动，好象热得一点力气也沒有了。它慢慢地把大翅膀張开，于是露出下面还有一对完全透明的小翅膀，小翅膀下面是別針头一样的小黑身子。一轉眼，瓢虫就飞掉了。

周圍的一切都在响：嗡嗡嗡，嚙嚙嚙，唧唧唧。一只蒼蠅在梁里亚的小帽子上面飞，用它尖細而清晰的声音唱着歌。一只大公鷄在奶奶家的杂物房附近踱来踱去。忽然，它伸长深紅色的粗脖子，抖了抖身子，站着不动，扯开喉嚨啼起来。

梁里亚撫摸着粗硬的树干，然后用瘦小的手圍抱着树身。树皮很粗糙。树脂从树縫里流出来。

“树啊……”梁里亚說，好象第一次看見树似的，用手心輕輕撫摸着太阳晒暖的树皮。“我可怜的树啊！”她小声地对树說，忽然害羞起来，連忙回头看看有沒有人听见。

还好，誰也沒听见。只有小图斯从狗棚里爬出来，悄悄地坐在暖烘烘的草地上。

梁里亚慢慢地推开柵栏門，走到了外面。

一条寬闊的灰土道路一直通向下面海边。

一片靜寂。一絲風也沒有，海邊有時傳來一兩聲尖厉刺耳的叫喚聲。

下面有人叫：“啊——啊！……”

上面有人回答：“嗚——嗚！……”

然後又是一片靜寂。一只蜜蜂慢悠悠地在梁里亞的小帽子上面轉圈子，輕輕唱着它那夏天的歌子。

突然間，梁里亞看見奶奶家對面的柵欄後面蹲着兩個人。

那兩個蹲着的人看見梁里亞，就走了出來。那是兩個小姑娘，一個同梁里亞一樣大，一個略為大一點。

梁里亞瞅着她們。她們瞅着梁里亞。

大家都不說話。

忽然，小的那個向梁里亞招招手，用食指對着她做了個莫名其妙的姿勢。

“什麼？”梁里亞問，接着就向她們跑去。

海里吹來一陣暖洋洋的大風，把梁里亞的方格子大紅短披風吹得鼓脹起來，又把她那尖頂帽上漂亮的帽纓吹得倒在前面。梁里亞那雙穿着紅皮鞋的瘦腳在灰土里跑着，兩隻手揮舞着。一路上短披風的花邊領子漸漸地翻了起來。

梁里亞跑到那兩個小姑娘面前，猶豫不決地站住了，微微斜着眼睛瞅着她們。

一個小姑娘推推另一個小姑娘，輕聲說：“瞧她打扮得多么花俏！”

另一個小姑娘也輕聲回答：“瞧帽子，帽子！尖頂上有帽纓，象火雞一樣吶！”

梁里亚惊奇地问：“什么？”

小的那个指着梁里亚的短披风，大声回答：“火鸡！”

梁里亚一声不响，站在她们面前。她恨不得放声哭出来，但她不能哭。她低垂着头，慢吞吞地走回去——去找妈妈和奶奶。

梁里亚走到了桌子旁边，妈妈问：“梁里亚，要吃树莓吗？我来帮你把小树枝扭断。”

梁里亚低着头站在妈妈身边。

妈妈问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梁里亚不回答。

妈妈推开盘子，说：“不成，你说，到底出什么事啦？”

梁里亚看得出，妈妈着急了。

“火鸡！……”梁里亚说，轻轻地哭起来。

“什么？”妈妈不懂。

“叫我火鸡……”梁里亚更轻地说，头一直垂到了胸前。



“唉，够啦，孩子，够啦，”妈妈放轻了声音，拉起梁里亚的手来。“说真的，总不见得要我为了你出去跟孩子打架吧。”

“不用说啦，大概是她穿着城里人的服装，小孩们少见多怪啦，”主席陪罪似地叹叹气。

“什么？！”奶奶似乎刚刚醒过来，说：“叫你火鸡？谁？谁叫你‘火鸡’的？指给我看！这算什么？怎么搞的？”她的脸胀得通红。

梁里亚不做声。

于是奶奶砰地一声推开椅子，拉起梁里亚的手，大踏步走到院子里。梁里亚抽抽搭搭地哭着，连跳带跑地跟在她后面。

奶奶猛地把栅栏门推开。

“谁说‘火鸡’的？”她说着，放下了梁里亚的手。

栅栏后面静寂无声。只见两颗金头发的脑袋在牛蒡叶子上一闪，紧接着就躲起来了。

“小心着吧！……”奶奶说，撒开大步回到房子里。

“你揪我的头发……”

梁里亚睁开眼睛，瞅着天花板。

天花板上有一大块阳光。细小的光点象拉手风琴似地在低矮的天花板上来回波动。微风从窗口吹进来，浆硬了的窗帘微微飘舞着。窗外传进来一种陌生的悉悉沙沙声。

周围非常静……忽然，一只公鸡拉长尖细的喉咙，嘎嘎地在窗下啼起来。

梁里亚眯着眼睛，但已经睡不着了。她又睁开眼睛，看见一只五屙

柜。柜上铺着厚厚的针毡桌毯。梁里亚想：“怎么回事？这里哪来一只五屉柜？”接着就想起来了，原来她不是在自己家里，是在奶奶家里。

梁里亚叫：“媽媽！”

媽媽沒有过来，过来看她的是斯伐齐雅姑姑。她那明亮的小眼睛忽閃忽閃地眨着。

“媽媽在睡覺，”斯伐齐雅姑姑說。“奶奶說的：別去叫醒她。你奶奶虽然是个平常女人，可是做事情才周到呐。她說：‘讓她們下車以后多休息一会。她們是城里人，平常总在七八点鐘以后才起床的。別去叫醒她們。斯伐齐雅，你走路輕一点……’所以呀，孩子，我从五点多鐘起，就踮着脚尖走路啦。我連窗子都沒打开……不过你自个儿醒啦，那就很好，起来穿衣服吧。我去端酸奶油来给你吃。奶奶关照的。咱們家的酸奶油比得上城里的黄油。咱們家的酸奶油才好吃啦，包你没吃过……好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！”

梁里亚一翻身坐在床上，小心翼翼地放下脚来，瞅着邻室半开半掩的房門。

那間房間里的百叶窗还关得紧紧的。一溜阳光透过窗戶和百叶窗中間的窄縫照射进来。奶奶不在房間里。但是在灰蒙蒙的阴影里，可以看見毯子上媽媽的一只手，小小的，白白的，手指上戴着熟悉的戒指……暗沉沉的房間里，有点儿暖和，但是使人气悶。

然而梁里亚房間里的窗子敞开着，这里光綫多么明亮啊！連地板也是溫暖和明亮的。梁里亚心想光着脚在黄橙橙的地板上走走。她啾啾隔壁媽媽睡覺的房間。“不行，危險的——媽媽会醒过来的，那就不好啦。一做她不許做的事，她就会醒的。”梁里亚輕輕地叹了口气，慢慢地

穿上皮鞋。

沒有人給她穿連衫裙，她自己穿，舉起兩隻手，想盡辦法去扣後腦勺下面的扣子。但梁里亞的手很短，怎么也扣不上。

梁里亞蹲下來，心想變得矮一點。但是仍然扣不上扣子。

梁里亞費力地嘆了口氣，穿着鈕扣沒有扣好的連衫裙，走進了小花園。

早晨。小花園里沒有人。炎熱的太陽已經掛在藍藍的天空上。太陽漸漸地上升着，越升越高……它從天上晒着土地和青草；狗在狗棚裏晒太陽，打着瞌睡。

“這兒有沙。可以挖沙玩啊！”梁里亞想，接着就想起，她沒有把家裏的小鏟子帶來。梁里亞覺得挺無聊，就在草地上坐下來。連衫裙的扣子沒有扣好，漸漸從她肩上滑下來。梁里亞想起心事來了。她張大了嘴坐着，微微斜着眼睛，捏緊瘦瘦的手。“這兒有什麼氣味呢？大概是風。這兒跟家裏不一樣，跟別墅裏也不一樣……”

梁里亞悄悄地站起來，推開柵欄門，看看街上有沒有小姑娘。她用一隻手緊緊拉着奶奶家的柵欄門，站在大路上。

大路復滿白色的灰沙，兩旁仍然是白色的小房子，爐灶砌在院子裏，屋頂鋪着蘆葦。梁里亞想：“天一下雨，難道這樣的屋頂不會漏水嗎？”

忽然，她發現斜坡上有三隻小船。不知為什麼，小船都是底朝上。

船底塗着樹脂。樹脂很濃，船底很闊。船邊有一小團漁網。

梁里亞看見，對面有一家人家繩上晾着桌布。忽然那塊桌布掉在青草上了，再一看，那桌布上全是一個個方格子。不對，那不是桌布，那

也是一張漁網，那張漁網多麼長、多麼大呀！梁里亞從來沒見過這樣長的網。她想把網看個清楚，就離開柵欄門，向前跨了一步。正在這時候，隔壁跑出了兩個小姑娘，就是昨天管她叫“火鷄”的那兩個。

梁里亞現在看清楚，大的那個臉蛋兒尖尖的，頭髮剪短，黃里帶紅，衬着她活象一只小狐狸。那個比較小的呢，穿着一雙棕色軟鞋，撒開兩條粗短的腿兒，蹣跚地跟在後面跑。

她一看見梁里亞，就停下來了，張大了嘴。

梁里亞瞅着兩個小姑娘，兩個小姑娘瞅着梁里亞。

大家都不說話。

忽然，那個小的沒頭沒腦地問：“你叫什麼？”

梁里亞慢吞吞地回答：“梁——里——亞！”

那個小的用鞋尖挖着灰土，一口氣說：“我叫斯維塔，她叫柳達！”

象小狐狸似的那個大的問：“你是哪來的？是遠地方來的嗎？”

梁里亞小声回答說：“列寧格勒來的。”

“列寧格勒人？……工作隊長華爾瓦拉老大娘當真是你的奶奶嗎？”

梁里亞嘆了口氣，回答：“當真是的。”

小的那個仍然用鞋尖挖着灰土，想了一會兒，說：“我們到海邊去吧。”

梁里亞想了一想，拿定了主意，突然說：“我跟你們去，可以嗎？”

兩個小姑娘對看一眼。

“你真是一好孩子！你們聽見沒有，我家孩子問你們吶：‘可以嗎？’”斯伐齊雅姑姑站在門口說。“喂，人家問你們了……你們為什麼不吶？”

大的那個聳聳肩膀，回答她說：“讓她去好了。”

于是梁里亚就跟着那两个小姑娘走了。她那紅皮鞋急匆匆地踏在灰沙路上，每走一步，脚底下就飞起一小片灰沙来。

她们走到悬岩跟前了。这是个沒有踏阶的粘土悬岩。从上面看得見一小角海岸和大海。

柳达說：“我第一！”

她抓住凸出的岩石，踩着石头，一縱身跳了下去。

斯維塔說：“好啦，現在誰下去？是你嗎？”

梁里亚回答：“是我。”

她勇敢地走到岩石跟前，吸吸鼻子，用手指抓紧刺人的野草。野草刺痛了她的手。紅皮鞋底下，泥巴悉悉沙沙地往下滾着。

“噓，你呀！”柳达在下面嚷着說。“連爬都不会爬！”

梁里亚連口大气都不敢喘：她用两只手紧紧抓住結实的干草莖。

柳达嚷：“你放手呀！”

梁里亚嚷：“就放！”

斯維塔嚷：“放手呀！放手！”

梁里亚慢慢地放松手，吓得閉起了眼睛。她摔下去啦。

不，她是輕輕地往下滑呐。

梁里亚的新皮鞋踩碎的泥巴，悉悉沙沙地往下滾；她就順着滑溜的路滑到下面去。

“好，完啦！到啦！”斯維塔說。

梁里亚睜开眼睛，她站在海岸上了。

她的面前就是大海。海水一直在微微蕩漾，泛出刺眼的亮光。水面金光閃閃……远处起伏不定的海面上，隱隱現出一些白晃晃的小点子。

这样的小点子有许许多多。

梁里亚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柳达用一种成年人的低音回答：“还问什么呢？明明是划子！”

梁里亚从来沒听说过“划子”。她还想问，但是对柳达瞅了几眼，不知为什么就不敢问了。这时，海角后面驶出一条不知哪来的小船。小船侧着船身行驶着，船上的帆拉得那样紧，眼看就要断掉的样子……小船很快地向大海驶去。到了海里，船帆也就变成了小白点子。啊，原来这就叫做——划子！……

“在打鱼呐，”斯維塔說，脱掉了鞋子，向水里走去。她走进海水，撩起了裙子。

柳达问：“暖和嗎？”

显然是不暖和，因为斯維塔不但不說“暖和”，而且瑟缩着身子，只回答了一声：“真舒服。”

两个小姑娘脱掉衣服，梁里亚站着看她們。

“你干嗎站着不动呀？”柳达說。“来洗洗澡。衣服不会冲掉的。”

梁里亚向她們看了一两眼，也动手脱衣服了，接着脱鞋子。但她沒有走到海水里去，光站在暖和的沙滩上。贝壳刺痛了她那光着的脚后跟。但海风却也吹拂着她的身子。风在海里卷来卷去，一直卷到梁里亚面前，钻进她的嘴。梁里亚差点儿喘得透不过气来，但是风已經从她身上飞过去，又往前跑。风往海岸上跑，往城里跑，一直往奶奶的村子跑——跑去推动奶奶家的百叶窗。

“好象有点小浪头，”柳达說着走到海水里。

她在海水里蹲下来，大声嚷：“嗚——嗚！”接着就把两只手掌并在

一起，象刀一样切进海水，然后向两边一分，把波浪向后推。柳达开始用脚打水，浪花一股股地飞溅起来。她已经离岸很远了。梁里亚现在只能看见柳达湿漉漉的脑袋，还有那一团团的白沫。

“追上来——呀！”柳达大声嚷着，翻过身来，脸朝着天，好象躺在床上一样。她在水里躺着，躺着，却不沉下去。大海一会儿把她托起来，一会儿又轻轻地放下去。

“小柳——达！”斯维塔站在岸边叫。她一面瞅着柳达，一面轻轻地用一只脚擦另一只脚。

斯维塔把两只脚磨擦了一会儿，接着一下子扑到了海水里，就用脚打水，不时扭过头来吐出嘴里的水。她打起了一股白花的高水柱。

“再见啦！”斯维塔说，往水底下一钻，海面上只露出她一条粗壮的小腿儿。

梁里亚呆住了，瞅着斯维塔用脚向她打招呼。

“她们真幸福，她们多舒服啊！”梁里亚站在岸上想。“我害怕……可是我不愿意害怕，我也要那么舒服！”

梁里亚坚决地走进海水，海水快要盖没她的脚踝，她冷得连呼吸都停了一停。忽然间，不知为什么，她感到非常快活！她扑咚一声就扑进海水，象柳达一样挥着两只手，后来又象斯维塔那样一跳，但这时她脚下的海底不见了。

“海底哪儿去啦？！”

海底不见了。

“啊呀！”梁里亚大叫起来。“海底没有啦！喏，海底不见啦！我要淹死啦！”